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 年 1 月 4-5 日)

1、Just Security: 人工智能治理应以国际法作为出发点

1 月 2 日，美国在线论坛“Just Security”发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法项目高级研究员塔莉塔·德·苏萨·迪亚斯（Talita de Souza Dias）及该项目负责人拉什明·萨古（Rashmin Sagoo）共同撰写的文章《不确定时代中的人工智能治理：以国际法为起点》，讨论了国际法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作用，并强调国际法应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起点。文章对人工智能争论的发展历程和核心困境进行梳理，指出争论的核心始终围绕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即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其风险。文章认为，只有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进行适当的人工智能治理，才能实现这种微妙的平衡，而实现这一切的出发点应该是国际法。首先，人工智能治理是一项全球挑战，需要来自不同文化、社会、政治背景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而国际法可以提供一种具有全球共识的最低限度标准。其次，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国际竞争，国际法可以在这个不确定且快速发展和竞争环境中建立确定性、可预测性、信任和信心。此外，国际法本就适用于人工智能治理。国际法是技术中立的，

同时适用于新旧技术发展，人工智能并不存在于法律真空中，国际法的一般条款仍然适用于人工智能。然而，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及其超越任何监管的风险，尽管国际法具有通用性和灵活性，但各国及利益相关方仍然需思考如何在实践中应用国际法，包括通过“进化解释（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或建立新的程序、论坛或机构等方式。

<https://www.justsecurity.org/90903/ai-governance-in-the-age-of-uncertainty-international-law-as-a-starting-point/>

编译：李一磊

2、《外交事务》：人工智能对民主政治的威胁

1月3日，《外交事务》网站刊登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珍·伊斯特蕾（Jen Easterly）、该局选举安全高级顾问凯特·康莉（Cait Conley）与堪萨斯州州务卿与首席选举官员斯科特·施瓦布（Scott Schwab）的分析文章《人工智能对民主政治的威胁：如何保护美国大选免受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 and 网络攻击的影响》。文章认为，由于人工智能可被用以生成误导性信息，如虚假的图片、音频、影像，或进行网络攻击，该技术正对2024年美国大选构成严峻威胁。作者认为，人工智能并没有引入新风险，但显著增强了现有风险。人工智能可被用于干预美国大选的全过程，包括选民登记、投票和选举结果。文章强调了支持美国州及地方选举的重要性，作者建议联邦机构、投票设备

供应方、人工智能公司、媒体与选民向候选人提供资源、信息与信任。此外，文章讨论了人工智能对民主政治威胁的全球影响，并概述了人工智能增强下多种形式的网络攻击，如网络钓鱼、恶意软件或分布式网络攻击等。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作者给出了应对策略与选举制度的韧性，提前布置安全预防措施，提高态势感知，应对多方位的网络威胁。文章呼吁媒体加强对报道来源可信度的审查，科技企业应加强安全措施应对威胁，并动员选民积极、负责地参与选举过程。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rtificial-intelligences-threat-democracy>

编译：赵金钰

3、《报业辛迪加》：专家警告生成性人工智能“计算说服”危害

1月3日，《报业辛迪加》刊登伦敦大学学院政策助理马克·埃斯波西托（Mark Esposito）、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创新与公共政策博士生乔什·恩茨明格（Josh Entsminger）与 Nexus FrontierTech 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谢慈铭（Terence Tse）的文章《有说服力的人工智能的威胁》。文章表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嵌入面向客户的系统中，可能助长虚假动机、谎言和认知操纵等恶意行为，这成为一个需要着力解决的道德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加剧了认知不安全危机。去年6月，欧盟委员会已经开始

敦促大型科技公司为人工智能工具创建或操纵的文本、视频和音频添加标签，而欧洲议会也在推动人工智能法案中制定类似规则。一个社会无法有效地预防说服性人工智能，因为这需要每个人都对此免疫，因此，系统所有者需要负责跟踪用户活动并评估转化。此外，有说服力的人工智能本质上不一定是生成性的，许多组织、个人和实体已经增强实现其目标的说服能力。国家行为者正在使用“计算说服”（computational persuasion），其中涉及操纵信息和公众舆论以促进国家利益和议程。因此随着“计算说服”的推广和自动化，全面的道德和监管框架变得势在必行。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ersuasive-ai-poses-manipulation-disinformation-threats-by-mark-esposito-et-al-2024-01>

编译：和怡然

4、《经济学人》：各国纷纷加大对人工智能产业的扶持力度

1月1日，《经济学人》网站刊登评论文章《欢迎来到人工智能民族主义时代》。文章指出，ChatGPT的走红将人工智能技术推到国际技术竞争的前沿，故各国政府均出台大量相关政策，以支持本国人工智能产业赢得国际竞争。美国通过打压对手来保持领先。美政府对中、俄等技术竞争对手进行技术禁运，并限制与上述国家的学术往来。同时，美还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如要求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第

三国公司必须获得许可证才可以从美购买人工智能芯片，而获得许可证的重要条件是不与中国存在业务往来。中国力图通过技术自主实现赶超，对本国半导体企业进行了大量支持，帮助其在国内重构供应链，以免受美制裁影响。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还设立了许多专项基金，负责将私人资金引入人工智能等战略技术领域。同时，中国着重赋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通过促进数据交换等方法使本国人工智能小微企业可与国际老牌企业进行竞争。海湾国家则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通过提供大量经济补贴，吸引世界各地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与专家学者前往本国发展。当前海湾国家不仅通过较低能源价格吸引多个人工智能企业在当地建设算力中心，还建立了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人工智能大学（MBZUAI）等一系列领先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4/01/01/welcome-to-the-era-of-ai-nationalism>

编译：高隆绪

5、《外交政策》：人工智能对选举的影响

1月3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其地缘政治与技术领域特约记者里希·艾扬格（Rishi Iyengar）的文章《人工智能对选举的影响》。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对选举安全性和信息真实性带来新威胁。2024年，50多个国家将进行大选，这是打击网络有害信息的关键时刻。一些平台已经采取政策调

整，但 Twitter、Meta 和 YouTube 等公司领导层和政策变化对有害信息的传播控制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公司与政府拥有的人工智能模型与数据信息并不对称，政府不得不与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掌管这项技术的科技巨头仍然拥有巨大权力。文章提出三个针对人工智能的观点：一是用人工智能对抗人工智能将成为潜在趋势，二是人工智能生成的错误信息可能不会按照恶意行为者的意图传播，三是许多国家的恶意行为者不需要使用人工智能。总之，人工智能产生的虚假选举信息可能对民主和全球信任产生深远影响。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1/03/2024-elections-ai-tech-social-media-disinformation/>

编译：刘嘉雯

6、《外交事务》：西方去风险的问题

1月2日，《外交事务》网站刊登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市场情报供应商“基准矿物情报”执行主编亨利·桑德森（Henry Sanderson）的文章《去风险的问题》。文章认为，虽然西方领导人不再使用与中国彻底“脱钩”这类措辞，转而希望“降低与中国相关供应链的风险”，但他们并未认识到在清洁能源这一西方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关键领域“去风险”的难度，其征收的关税和进口限制没有削弱中国的主导地位。西方面临一个难题：没有中国，它就无法实现去碳化。文章认为西方国家靠大量补贴和资金支持去刺激制造业是不可

持续的，且若想在每个领域都试图与中国在成本上竞争，很可能会浪费纳税人的钱，推迟能源转型，获得微乎其微的地缘政治收益，并导致更恶劣的气候变化。相反，西方政府应该仔细思考如何与中国政府进行长期竞争，在采矿、加工和制造领域进行低成本、可扩展和可持续的创新，而这些创新必须得到客户的支持，而不仅仅是补贴。文章对此分析了西方产业竞争力下降的原因。第一，西方发明了所有关键的清洁能源技术，但从未真正利用过这些发明，浪费了早期的领先优势。第二，中国在相关领域的产能过剩将进一步对价格造成压力，使西方公司更难参与竞争。第三，西方企业有意隐瞒与中国的关系，以便获得材料，利用“洗绿”策略（Greenwashing）把自己宣传得比股权更环保，或把投资转向某些符合条件的国家，以遵守美国和欧洲的补贴政策，但却不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文章强调，若西方能扩大技术规模，通过创新降低现有技术的生产成本，这将为西方公司带来强大的竞争优势，还可以降低生产清洁能源的环境成本。同时，为了创造成千上万新绿色就业机会，西方政府需在清洁能源制造领域进行可行的投资，并得到市场和客户的支持。最后文章强调，发动清洁能源贸易战，很可能会激怒中国采取报复行动，或者在产业政策上过度承诺，这些都不是解决之道。西方国家在制定对华战略时应牢记这一平衡之道。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problem-risking>

编译：朱凯泽

7、《报业辛迪加》：说服性人工智能的威胁

1月3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伦敦大学学院政策助理马克·埃斯波西托（Mark Esposito）、伦敦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生乔希·恩茨明格（Josh Entsminger）和霍特国际商学院教授特伦斯·谢（Terence Tse）共同撰写的文章《说服性人工智能的威胁》。文章分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想法的影响。第一，人工智能或将助长通过对话改变思想的恶意行为，包括虚假动机、谎言和认知操纵，从而加剧人类认识论上的危机。第二，与人工智能建立情感联系会增加人们被操纵的可能性。此外，对人工智能说服系统的风险应对准备不足。许多行业领导者，包括 ChatGPT 背后的公司 OpenAI，已经提高了对其潜在威胁的认识。但这种意识并没有转化为全面的风险管理框架。由于社会不可能有效抵御说服型人工智能，各人工智能系统所有者有责任跟踪用户活动并评估转换情况。第三，有说服力的人工智能不一定是生成性的，其他许多组织、个人和实体也在追求自身说服能力的提高；同时，计算说服的发展还为广告业提供利润丰厚的商业模式，将这些不同的参与者团结在一起的是增强其说服能力的愿望。这反映出技术驱动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并对社会、政治和经济产生了各种影响。随着说服工作的自动化，建立一个全面的伦理和监管框架变得势在必行。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ersuasive-ai-poses-manipulation-disinformation-threats-by-mark-esposito-et-al-](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ersuasive-ai-poses-manipulation-disinformation-threats-by-mark-esposito-et-al)

2024-01

编译：叶如静

8、《国会山报》：特朗普参选资格争议挫伤美国民主

1月3日，《国会山报》在其网站刊登阿默斯特学院法学和政治学教授奥斯丁·萨拉（Austin Sarat）所撰文章《取消特朗普参选资格的新不确定性进一步削弱美国的民主》。文章认为，近期美国缅因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等地方法院对特朗普是否具备 2024 参选资格的争议得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目前的争议在于“第十四修正案”是否涵盖总统职位、叛乱是否需要界定以及特朗普是否参与叛乱。两党法官的分歧很有可能导致民众将此视为极化政治中常见的党争冲突，而忽略其对于美国司法与选举的深远影响。上述混乱进一步打击公民对美国民主的脆弱信心：民调显示，只有约 10% 的人“对美国民主的运作方式或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不到一半的美国人（45%）对选举的公正性完全或非常有信心，其中 33% 的人对选举公平性没有信心或信心微弱。目前来看，只有最高法院的介入与裁决才能平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 3 条引发的深层冲突，缓解美国民主所面临的政治压力。
<https://thehill.com/opinion/campaign/4385284-new-uncertainty-about-the-trump-disqualification-question-further-weakens-our-democracy/>

编译：谭燕楠

9、《报业辛迪加》：2024 年的世界

1 月 2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撰写的评论《2024 年的世界》，作者在评论中认为，2024 年多国领导人的选举将深刻影响世界秩序，尤其是美国 2024 年大选将对战争与和平、气候行动，甚至民主的未来都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作者指出，11 月美国总统大选几乎肯定成为 2024 年最重要的事件。尽管特朗普和拜登都不相信自由贸易，赞成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更多作用，而且希望远离阿富汗战场和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但拜登是职业政治家，他拥护民主规范和程序，这有利于政治妥协和合作。而特朗普是一个局外人，他将自身置于国家民主规范之上。此外，拜登的外交政策方针以美国的盟友为中心，而特朗普信奉强人政治，并将美国政治盟友视为经济竞争对手和美国国库的消耗者。两者存在显著差异的问题很多，其中包括气候变化、移民政策和堕胎等。随后，作者认为，特朗普在这个民粹主义的时代显然更受欢迎，而拜登则因为衰老，通胀和移民政策等感到压力，特朗普的最大压力则来自于法律指控。同时，2024 年美国国会也会改选，目前，上议院参议院由民主党控制，而众议院则由共和党占多数。11 月之后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但无论哪个党派胜选，未来的执政道路都会变得非常艰难。此外，哈斯认为，

2024 年全球还将迎来数十场政治选举，包括俄罗斯、墨西哥、以色列、阿根廷等地，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地区冲突都将深刻影响政治选举。最后，作者认为，他认为中美关系在 2024 年或许不太会发生剧烈变化，中国官员主要关注经济，而不是寻求与美国发生可能导致更多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的对抗。在全球治理方面，今年 11 月将在阿塞拜疆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年会（COP29）。这次会议也很可能不会产生有意义地阻止危机的结果。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lections-around-the-world-will-define-2024-by-richard-haass-2024-01>

编译：来瑛

10、《政客》：2024 年拜登的外交政策难题

1 月 2 日，《政客》网站发布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的文章《2024 年拜登的外交政策难题》。作者指出，最新的海外事态发展对美国总统的选举前景构成潜在重大挑战。作者分析认为，虽然拜登面临移民的激增、自身的年龄等挑战，但也有诸多有利因素，如美国经济的稳步增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下降、股市表现良好、最大竞争对手在四份不同的起诉书中面临 91 项重罪指控，因此，拜登连任的基础是牢固的。然而，拜登在新一年的外交政策还也面临新的问题。乌克兰、中东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造成严峻挑战。首先是乌克兰危机

后，拜登政府联合的西方联盟为乌克兰提供超过 2000 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对俄罗斯实施了毁灭性的金融和经济制裁，但近期政治瘫痪和共和党对援乌的反对使美国能否持续支持存疑，甚至导致乌克兰的失败。其次，巴以冲突局势升级的威胁依然存在，以色列北部也有局势升级的风险，拜登政府防止地区战争发生的首要目标存在失败的风险。最后，中国台海地区的安全风险将会增大，拜登政府需要思考应对策略。总之，尽管外交政策通常不会影响美国的选举政治和结果，但上述危机的同时发生将挑战拜登的选举前景，因而会在未来几周受到密切关注。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joe-biden-united-states-foreign-policy-ukraine-israel-hamas-war-taiwan/>

编译：杨奕萌

11、意大利智库：2024 年的欧洲将回到原点

12 月 3 日，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官网刊发《2024 年的世界》系列文章，研究所联合主任安东尼奥·比利亚弗兰卡（Antonio Villafranca）主笔欧洲篇。文章指出，欧盟自新冠疫情爆发来取得一系列成就，为欧洲人的乐观情绪提供了支撑。但若将视角置于欧盟过去 2 个月来的举措，以及动荡局势下的欧盟 2024 年选举时，它的未来可能充满变数。第一，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欧洲理事会呼吁人道主义停火的一天，欧洲各国政府在联大就停火投票时，却出现了八票弃

权、十五票反对的分裂局面。第二，在乌克兰问题上，欧盟虽给乌克兰入盟开了绿灯，但乌克兰短期内难以加入欧盟，一方面是入盟谈判程序本身的繁琐，另一方面是欧洲各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厌倦情绪。第三，虽然欧盟在最后一刻就改革《稳定与增长公约》达成妥协，但南北欧国家之间以及欧盟成员国同欧盟机构之间的裂隙在 2024 年仍将存在。第四，疫情爆发后，欧洲国家对企业的支持有所增长但并不同步，这对欧盟统一市场带来挑战。第五，欧盟为绿色和数字化转型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但在欧洲的工业、能源和贸易政策缺乏明确的共同愿景时，这些提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甚至会加剧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最后，作者指出，欧盟做出的决定表面上看起来团结一致，但更多是短期操作，缺乏战略考量。有人认为，欧盟应利用下一次危机作为继续前进的契机。但等待下一个“黑天鹅事件”将是危险的，因为世界上其他大国正以欧盟目前无法比拟的速度前进。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lication/europe-is-back-to-square-one-158566>

编译：黄辉平

编译：朱凯泽、叶如静、谭燕楠、来瑛、杨奕萌、黄辉平、刘嘉雯、石佳怡、赵金钰、和怡然、高隆绪、李一磊

审核：贺刚、申青青、张丁、郑乐锋